甘孜日报
GANZI RIBAO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5年8月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编辑:陈雪峰

诗苑

五色海 第1157期

东北行吟

◎杨国庆

一

道遥一路似神仙。
景色连篇添快意，
梦绕旅途意畅然。
心随铁轨思遐迩，
云峰缥缈接天边。
平野葱茏飞眼底，
窗外匆匆景万千。
乘坐火车游东北，
牢记历史意更深。
援朝抗美成过往，
乘风破浪壮胸襟。
揽胜观光融画境，
两岸青山望比邻。
一川碧水分疆界，
天光云影景色新。
鸭绿江中乘客轮，
旗卷松涛威武扬。
惊涛千载拍空岸，
潮头似见血翻浪。
断处犹闻征马啸，
锈色犹凝剑戟光。
江涛未洗烽烟迹，
弹痕入目刻沧桑。
铁骨嶙峋立莽苍，
华夏文明映碧空。
稀世瑰宝传千古，
古槐苍柏郁葱茏。
玉砌金铺辉灿烂，
飞阁流丹映日彤。
雕梁画栋藏龙韵，
沈阳古郡展华容。
紫气东来绕故宫，

二

三

四

在甘孜

情景高原

◎王小瓜

该怎么办?我想着。如果,在村里,我可以一口唾液吐过去,或者一耳光扇过去。当然,村里也没人敢轻易冒犯我。毕竟,我的家族在村里还说得上话。然而,此时,我是在往甘孜县的路上。周围全是陌生人。如果,我冒然用村里的方式回应,势必会有一场打斗。最终吃亏的,一定是我。我想了一个办法。邻座有文化,他能听懂我所说。我可以通过表达我的愤怒,而让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邻座收回了他的手。我大声说,“没想到,这个世上坏人这么多。表面装好人,背后做恶人。”我的话,得到了后排小伙的回应。“对,那些人太不要脸。”他也大声说。估计,邻座对我的所做,他看到了,也明白我想做什么。一同出远门,他愿意帮我一把。小伙的话落后,我的邻座脸红了。看到他的脸色,我知道,他清楚了,我并不接受他的行为。就那样,在后排小伙的帮腔下,我站着,好好说道了一阵。直到我的邻座脸色红了又红,我才坐下。之后,总算没有了令我难堪的事。

车进入了甘孜县境内。我仿佛一下置身于海洋。车窗外,暴雨遮住了山梁,遮住了地平线,甚至遮住了近在身边的一切。客车,成了大海里的一叶扁舟。此时,我明白了,高原,不仅是高的,还是大的。它和村里、和成都,完全不一样。我从小生活的村子还有我曾到过的泸定的村子,无论大小,都是能一眼看到头的,以至想离开,去远方。而成都,尽管是大的,但高楼却充斥着空间。那样的地方,是热闹的,但我的心却难以在那里跌宕起伏。

在我胡思乱想时,车停了,到甘孜县城了。车上的人,迅速地像一条鱼,消失在了暴雨中。我的邻座溜得尤其快。从此,那一车人,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了。他们仿佛只在我的梦里出现过。

毕业

回到学校,好些天,我才清楚了自己身在何处。

抵达甘孜县城时,已是傍晚,夜色笼罩着甘孜县城。算了算时间,足足走了12个小时左右。路途,的确遥远。坐了一天的车,我也累了。当晚,在和几个事先约好的朋友短暂见面后,就休息了。等待第二天早上,细致地感受甘孜县城。

第二天一早,我就走在了甘孜街上。那时,我仿佛行走在汉代的某个地方。没有高楼,也没有成都或康定那样放着音乐扯着嗓子喊的叫卖声,我曾去过的地方,和那里似乎没有一点关系。不过,那里不是萧条的、衰败的。那里的房屋,虽然不高,且随处都可见到泥土的墙,但那些房屋都有着鲜艳的颜色。黄色或酱红色,装点着房屋。有了那些颜色,当太阳升起时,即可感到一种活力洋溢在街上。和我曾路过的八美镇不同,甘孜县城的大街上,有不少的人。那样的热闹,和成都不同。是可以让我的心温暖的,而不是烦躁的。也许,有此观感为基础,走在街上,我可以感到一种欢乐的潮流在人们中流淌。

那天,除了县城,我还去了县城外的青稞地、白杨林、白塔林。当行走在这些地方时,出乎意料的,我不仅没有一点高原反应,且难言的激动在我血液里流淌。我明白了,这正是我所向往地方。我下定了决心。我对恋人说,我要去甘孜。

临近毕业了,学校里的情侣们,都在考量着前景。能否在一起,忧愁着每对情侣。那时,已有人为了爱情,不要了工作,坚决地到了另一个城市。我的一个师姐,就是那样。原本,她是中文系的才女,可为了能成全自己的爱情,她没有要学校分配的工作,而是跟着男友到了雅安,做起了卖衣服的生意。

我没有他们的忧愁,只有分别前的难过和珍惜。因为,我和恋人都清楚,毕业就是我们踏上不同道路的时候。

大二的一天,我正在校园湖心亭里看书。一个少年,坐到我的前面。少年,有浓厚的地方口音。他说话,需要仔细地听。那天,一只蝴蝶恰好飞到我的身上。少年,趁机找到话头,和我聊了不少。不过,因少年的口音,有些不太听得清。那天,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回寝室后,才从室友那里了解到,他就是学校里被不少女同学传说的风云人物。那之后,少年时不时来约我。我也愿意和他相处。青春,该有一场恋爱。少年,是我心中恋人的模样。我们在一起了。他对我讲着他的过往和对未来的打算。我也告诉了他,将来要做的。那时,写作,已是必须的了。

当11岁闯进文字的世界后,我就离文字越来越近。进入初中后,一个从外面转学来的姑娘和我成为好友。她随时写作,一旦灵感来了。有时,身边没有本子就将句子写在自己的大腿上。她的大腿,常是蓝黑色的。和姑娘的交往,更刺激了我写作的欲望。我也不停地在本子上写着。在写了不知多少练习本后,我的文字终于在大学的校报上变成了铅字。得到读者的肯定,我更渴望写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写作的激情,催促着我。我需要燃烧。在燃烧里,绽放生命的文字。心底里,一个声音告诉我,那是我该做的。遥远而陌生的美,正是点燃我血液的火把。到甘孜去吧,去我渴望的远方,去写作。我决定了,毕业后到那里去。

一位远去的三线建设者身影

泸定往事

◎李华均 邓明前

本文中这位国家三线建设者名叫邓火生(1945—2022年),出生于紫河村下堡子一户农户家。《邓氏族谱》第29页备注栏记载“父亲吃鸦片,无法过日,被卖烹坝”。被卖后,邓火生跟义父姓,改名辜九江、辜正中。成年后,他到了毛主席曾最关心的地方之一,参加了当时国家保密的三线建设。

父亲爱大烟,胜过爱幺儿

1945年,邓火生出生。在他出生后不久,一天,父亲邓元文到下田坝张家坟修水磨房。当他钻进水车石龙窝时,突然塌方,石头砸断了他的脊椎。经过抢救,邓元文保住了一条命,但从此落下重度残疾。他弯着的身躯,如同背了口铁锅。受伤的脊椎常疼得他日夜难眠,坐立不安。好心人建议他吃大烟镇痛。于是,邓元文在上堡子黄成富烟馆试了几次,烟土镇痛“立竿见影”。从此,他迷上烟土,不管脊椎痛不痛都吃。没钱进烟馆,就把好田好地当给沙坝天主教堂,由此,害得全家穷困潦倒。屋漏又遇连天雨。邓火生一岁零三个月时,生母刘氏右腿生疮。那时,缺医少药,刘氏面临生死关头。邓元文见自己烟土快要断膏,妻子也无钱医治,家道难以为继。他盯着哭闹不得安宁的幺儿邓火生,心里盘算起来,不如把幺儿有偿抚给(卖儿子)有钱人家当义子。一来,自己烟土又有着落;二来,减少一张嘴吃饭;三来,妻子能静下心养伤。此外,幺儿一旦被卖到有钱人户,就“从糠堆堆,调到米堆堆”,吃得饱饭,饿不死。于是,他不顾亲情,托人四处寻找买家。如此,也就有了《邓氏族谱》上的记载,邓火生因“父亲吃鸦片无法过日,被卖烹坝”。从此,母子、兄弟天各一方。后来,邓火生给兄长讲,当年父亲以20两银子将他卖给辜伯勋,并被改名为辜九江。

1950年3月泸定解放。1951年土改,邓元文一家被划为贫农,分到14.4亩田地,并从茅草屋搬到政府没收的富农家的两间瓦房里。邓元文大烟鬼的帽子,在农会干部、民兵组织的强行禁烟中摘掉。他的大儿子邓明亮,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儿子邓明清上学读书,后来考进甘孜师范校,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全家逐渐摆脱贫困。安隐的日子让邓火生母亲始终抹不去心中对幺儿的牵挂。每次,三儿子邓明清回家探亲时,母亲总重复说,在她有生之年,一定要见到幺儿子一面,否则死不瞑目。

寻亲,母子、弟兄重团聚

岁月斗转星移,一恍到了1982年。也许是血脉相通的感应,此时,在泸定县城某机关工作的邓火生三哥邓明清获悉幺兄弟从外地回到烹坝辜家寻亲,激动得难以抑制。他急忙赶汽车到了烹坝,在熟人引领下,兄弟二人见面。简短交谈相认后,兄弟二人牵手上了车,回到县城。哥在前带路,弟在后,一路有说有笑,过了上下河独木桥,俩人手牵手移动脚步走过漩水湾、九步坡、闷头岩险段。幺弟说,当年,他在大哥背上抗命哭闹不停;一双小手不停拍打大哥头部,抓扯大哥头发;一双脚,用力猛踢大哥脚弯子,对山路毫无印象。黄昏时分,到了家门口,邓明清先对坐在门口凳子上满头花白头发的母亲喊了声“阿妈!”,然后说,身后就是火生幺弟,他回家看您来了。此时,老母亲起身,一瘸一跛走到幺儿面前。仔细看,火生相貌与他爹有几分相像。老母亲一边说这不是在做梦吧,一边伸出瘦削的双手搂住幺儿子的头,两眼流出泪花。她哭着道:“死娃娃,30多年了您跑到哪里去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今天看见你,我没有遗憾了。”此刻,三嫂王德英和大哥邓明亮、大嫂程启芳,站在一旁,相互打量。兄长邓明亮两眼泪水长流。当天,二哥邓明谦在县城参加林业员培训没有见着。母子见面,话题又重提。母亲问他,三十多年,和家人无联系,去了哪里,做什么工作。邓火生回答,明日,向母亲、哥嫂慢慢摆谈他的坎坷经历。

次日,在家人重逢的团圆饭桌上,邓火生借助酒兴,回忆起他童年、少年、中年的人生经历:

一、苦甜叠加的童年

1948年,养父辜伯勋到烹坝把他接走后,他先到了康定。在那里,有吃有住。辜伯勋无子,所以养父、养母对他疼爱有加。他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后,养父又带他去了成都。1949年,成都和平解放。1951年,养父因历史问题被劳教。此时,他才知道养父是国民党二十四军的一名军官。义父离开时,把他托付给一位朋友代管代养。这家人有三个孩子,每天吃饭,他不能上桌,只能吃剩下的饭菜,如果剩得少,就吃不饱,挨饿是常事。穿的,则只能穿那三个孩子不穿的丢弃的旧破衣。晚上睡觉,就睡地铺,一床破被盖陪伴了他七八年。每天,他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将主人的屎尿桶提去倒入公厕,接着扫地、擦地板、洗碗。在别人家里,他就是一个多余的人。一旦犯错,托管人就会揪他耳朵、罚跪、用竹片打他手心,让他长记性。

当童工。长到13岁,托管人说他长大了,难管,此外,吃白饭,供不起。于是,托管人找到街道办给他找点事干。街道办领导也同情他这个无家可归的少年。于是,叫他到一家餐馆干杂工,只供饭,不发工钱。从此,他不饿肚子也比较自由。1960年7月3日,街道办介绍他参加工作,月薪12元。他终于自食其力,那年15岁。因为他聪明肯干,所以,单位送他到成都市最有名、最大、最气派的芙蓉餐厅培训。当两年学徒后,他回到成都市红光酒店,当上了厨师,有了用武之地。

二、去了毛主席曾最关心的地方

邓火生继续回忆:1965年11月,一天单位召开“国家三线建设职工动员大会”。领导说,从今年开始毛主席布置的大三线建设马上开始。成都市委、市政府领导动员全市财贸系统抽调一大批优秀员工参加国家三线建设。散会后,邓火生决心到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去。他对毛主席爱戴之心感动了单位领导,在第一批抽调的300人中就有他。

1965年12月22日上午9时30分,新南门浆洗街锣鼓喧天,成千上万成都市民云集在街道两旁,邓火生胸戴大红花,自带20多斤行李,衣兜里装着户口和微薄积蓄,依序爬上解放牌新车。车头保险杠和车箱两侧刷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好人好马上三线”醒目标语。车队出了城,沿川藏公路一路向西,到了雅安,往南拐弯一路向前。第二天,到了凉山州喜德县城。下车后,邓火生紧跟先遣队沿泥泞崎岖的山路爬坡、上坎、钻山沟,来到一个空旷的无人区。有人住进席棚,他和队领导则住进油毛毡房,里面没有家具。先遣队安营扎寨下来后,领导向全体员工交待任务和纪律。他记得有四点最重要:一是到达喜德工区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是“三线人”,国家的一名建设者;二是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修筑千里成昆线的30万军民筑路队伍做好后勤保障;保证经过喜德全境的几万修路民工不仅吃饱饭且吃得卫生,还要睡好觉;力争早一天把铁路修通。三是保密,对外写信、打电话、发电报一律以数字命名某某信箱;四是尊重当地少数民族习俗,谁违反,谁受处罚。邓火生说,他每天做好民工的三餐大锅饭。在工地上,渡过了尘土飞扬、干燥酷热、蚊虫肆虐的艰苦日子。为国家三线建设“三通”中的路先通流过汗,贡献了青春。

1970年7月1日,从成都至昆明1100公里铁路通车。邓火生从喜德调到攀钢基地附近,市商业局五交化公司职工伙食团。之后,在公司汽车队,河门口中餐厅“五十一”建工机械化施工处伙食团等单位当厨师、培训学徒,桃李满天下。1981年,凉山州军分区上门接他到西昌,为全州公社武装部长教导队掌厨半个月。1982年,凉山军分区司令员点名他为凉山州首届500人的农民运动会主厨。凉山农民运动会一结束,他回到阔别17年的成都。此时,他得知义父已经去世,本能地思念生母、兄长。于是,他从成都回到烹坝,通过儿时认识的烹坝人寻亲,了解回老家的路怎么走,原生家庭还有哪些亲人。这时,三哥到烹坝找到了他。他终于见到了母亲,并与三位兄长团聚。

酒桌上,大哥、二哥问邓火生啥叫三线建设?邓火生说他也是调到攀枝花市后,喝茶饮酒时听老革命们讲,才逐渐明白。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基于紧张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把中国沿海和边疆划为一线;中间地带划为二线;后方(云、贵、川、青)划为三线。攀枝花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在这个地方国家建设一个新的大型钢铁基地,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以备战之需。全国400万建设者云集到攀枝花市的崇山峻岭中,经过两代人不屈不挠的奋斗,把攀枝花变成了中国的钢铁之都,中国六大钢铁基地。邓火生说,他是打通成昆铁路30万军民中的一份子,他为此感到光荣、自豪。

生日快乐——写在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七十五周年暨甘孜州人大常委会成立四十五周年之际

成长历程

◎本巴错

追忆

75年前,当民主之光熠熠闪耀,新中国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诞生时,圣洁甘孜树立起民主政治的伟大丰碑。广袤的雪域大地欢欣雀跃,庆祝这一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

45年前,沐浴民主之光,甘孜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正式设立,高原之州从此挥毫书写雪山脚下民主法治建设新的伟大篇章。人民当家作主的铿锵之声,宛如震天号角响彻天宇。

而此时的我,还是一个刚踏进幼儿园小班、无忧无虑、快乐成长的孩童……

二十载斗转星移,当我手提背包,踌躇满志而又怯生生跨进您开启的大门之时,您已迈进第八届履职征程。来时之路无法触摸,往后余生一路相随。

甘孜州人大常委会——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名词,从此在我的人生字典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使命

45岁,正值壮年,却因承载人民重托、肩负时代使命,而似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您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每发一声都掷地有声。

从您的第一部单行条例到第一个五年普法,从第一场宪法宣誓到第一次述职评议,从第一次代表视察到第一场专题询问,从第一次调查研究到第一次执法检查……无数个“第一”铺就了您履职行权的漫漫长路,也赢得了人民对您满满的信任与尊重。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群众期盼的目光、百姓渴望的呼声,正是您前行的动力与不懈的追求。

从城镇到乡村,从建筑工地到学校食堂,从法规制定到生态保护,从经济发展到民生保障……您牵挂的事项从未减少,您奔走的脚步从未停歇。

雪山草原见证您的身影,江河深涧回响您的关切。

45年春华秋实,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始终秉持理想之光照亮履职之路,以奋斗姿态彰显制度之美,以殚精竭虑保障人民权益,以守正创新激发人大活力。

成长

在您的言传身教和阳光雨露下,我似一粒平凡的种子,破土而出、开枝散叶。虽非参天大树之材,却也努力向上、蓬勃生长。

从办公室秘书科到常委会工作委员会,从机关党委到专门委员会,看似简单的履历,却饱含二十余载的跋涉与历练。

仍记得当初撰写的散文化简报,被老领导用红笔仔细修改的醒目笔迹;难忘那年人代会,第一次紧张地宣读会议材料时,老领导鼓励的眼神;仍记得首次筹备机关知识竞赛,领导和同事们肯定的笑颜;难忘第一次主持“四大家”“七一”联谊活动时,同事们一句贴心的安慰缓解了心中的紧张与不安……

太多经历,总在紧张与局促中伴随着鼓励与认可。

就这样,我们一次次褪去青涩,一点一滴收获成长。

祝福

时光荏苒。

今天的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在历届领导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犹如一只羽翼丰满的大鹏,张开巨大的翅膀守护这片祥瑞圣地的每一个角落,倾听人民群众的每一种呼声。

从第八届到如今的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我们仿佛赶上一趟永不停歇、开往未来的列车。在这里,我们遇见多少领导和同事,他们是良师亦是益友,是故交也是知己。

可曾记得我们共同演出的小品?可曾忘记一同下基层调研的经历?可曾想起备战省人大运动会时的焦虑?可曾唱起我们共同喜爱的那首歌曲?

在这里,我们相识相知,相聚又别离;彼此成为人生旅途中最美好的过往与最难忘的回忆。

在这里,我们实现自我价值,也收获珍贵的友谊。

45载岁月砥砺,甘孜州人大常委会必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甘孜州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旗帜、坚定信念,面向星辰大海,奋楫扬帆、踏浪前行。

45载峥嵘岁月,甘孜人大人真诚祝福您:45岁生日快乐!